

# 寻稻

徐虹雨

我握过一双属于土地的手。

这双手,从12岁起就开始插秧、割稻,在与稻谷70多年的摩擦中,皮肤纹理早已和稻叶的脉络长在了一起。这是一双懂得“丰收”分量的手。

今年晚稻收割时节,我又与这双粗糙有力的大手相握,仿佛握住的是一个个季节的丰收。



稻子长得好不好,李伊良与聂天喜就像关注着孩子的成长一样关注着它们。

刘蓉 摄

## 一

2006年夏,我去采访他,那年他69岁。采访的地点在常德市农科所。到了农科所,却不见他。所里的同志指了指试验田,说:“他应该在那里,你去那里找。”

那是一片特别的稻田,稻谷成熟不一,长势各异。有的颗粒饱满,谦卑垂首;有的尚在青葱,未及灌浆。田间立着标识牌,标注品种与播种日期,像每块稻田的身份证。

几个戴草帽的人在稻丛间忙碌。

我辨不出谁是他,便朝田里喊:“李老师!”

李老师,大名李伊良,是一名水稻育种专家。

几声过后,一个洪亮的声音应道:

“喂!”

我循声走去,一张黝黑的国字脸在阳光下泛光。我一脚踏进稻田,踏进了他与稻子纠缠一生的故事。

童年最深的记忆是饥饿。家里兄弟姐妹七个,初中即将毕业时,父亲让他辍学务农。李伊良看着父亲挑回自己的行李,话到嘴边又咽下——他明白,父亲体弱,家里需要劳力,他是长子。

几亩薄田,养不活一家人。

失学后,他务农、修路,心中对稻子的执念却未断。1955年9月,经亲戚举荐,他进入湖南慈利农科所,专注水稻研究。那时他便深知:没有好种子,农民再辛苦,产量也上不去。

1961年,父亲去世,未能实现“吃饱饭”的心愿。

父亲的死让他真切认识到:稻子,就是救命粮。

从那时起,他常在田间对着稻穗发呆,心里反复翻腾着一个念头:要是每株稻穗多结些籽,就不会有人饿死了。

1975年起,他开启“候鸟式”育种生涯——夏在湖南,秋在广西,冬春在海南。连续16个春节,他未曾回家团圆。

1984年在海南,是他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年。

那年1月,他播下的科研稻种被邻居的鸭子祸害。他冲上去抓住鸭子,不顾一切地将手伸进鸭嗉囊——那暂存食物的部位,徒手掏取稻谷。

最终,他从鸭嘴中抢回63颗稻谷,他真想大哭一场。

他重新培土,将种子播在大钵里。白天严防鸭子,夜晚搬进屋内防老鼠,守了一个多月,直到秧苗长出,

坚守,终见曙光。

1990年,他选育的优质三系不育系金23A基本定型。1992年,经湖南省科委鉴定,这是我国首个高产优质籼型不育系,解决了杂交稻“高产不优质”的难题。1995年,成果被列入国家重大推广计划,李伊良获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

兄弟姊妹这才明白,他的工作有多重要。

他以金23A为亲本,培育出“金优桂99”“金优207”等多个优良杂交稻组合。“金优207”被农业部认定为长江流域晚稻主推品种,累计推广超1亿亩。若按亩产增收50斤计,社会效益达数10亿元。这不仅是经济账,更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民生账。

2003年,金23A选育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

他说:“对我而言,最大的荣誉不是获奖,而是培育的种子能给农民带来丰收。”

2014年3月,李伊良第一次带着聂天喜到海南育种,告诉他什么是母本、父本,聂天喜哈哈大笑:“稻谷都有公母之分啊!”那时,聂天喜对育种一头雾水。

一个出稻种,一个出稻田。师徒两人首期在1.5亩稻田里,对99个水稻亲本

2013年冬,我去采访他,他76岁。采访的地点在常德临澧农民沈昌健的油菜基地。

沈昌健与父亲沈克泉接力研究高产杂交油菜新品,父亲研究了一辈子,离世前交代家人,将他葬在油菜地。父亲离世、科研失败、基金短缺、家人患病等多种压力,一并压在沈昌健的肩头。李伊良来到沈昌健的油菜基地,给他送去力量。

李伊良与沈克泉早已相识。在2008年度感动常德十大人物颁奖会上,两人登上了领奖台。那时,沈克泉已患病,由沈昌健陪同出席颁奖典礼。

见到李伊良,沈昌健十分兴奋:“我见过您。我父亲很敬重您。您还那么硬朗,只是我父亲走了几年了。”沈昌健有些伤感。

李伊良动情地说:“早就听说过你父亲的事,不简单,农民搞科研难度很大,会遇到很多困难。”

行走在田埂上,李伊良想起了自己

曾遭遇嘲笑的过往。

沈昌健连连点头:“您放心,不管风,不管雨,我只管在田里干下去。”田埂高高低低,李伊良脚步稳健。我跟在他身后,低头而行,小心翼翼。看着他矫健的身影,我忍不住笑着说:“李老,您76岁了,走田埂,健步如飞啊。”

“我一年四季都在田里忙活,劳动使人健康。明天我还要去广西育种呢。”李伊良说,笑声明亮。

他还说起了广西育种的故事——与老鼠斗智斗勇。

那里的老鼠很大,到了稻谷孕穗时节,一群群老鼠突然袭击,沿着稻秆往上爬,可以将一片田里的谷子吃个精光。他掌握了老鼠偷谷的规律:晚上9时到11时、早上6时到7时,稻田四周打围栏也挡不住它们,它们会从地下钻进稻田里。最好的防鼠方法,就是守夜,每隔一段时间还敲响随身带的脸盆,吓走随时可能会出现的鼠贼。

## 三

2025年秋收时节,我去采访他,他88岁。采访的地点在常德安乡县陈家嘴镇的稻田里。

“试验田里的稻子已经开始收割了,还特意留着几亩,等你过来看呢。”李伊良乐呵呵地笑着。我与他的手相握,好似握住了一个个季节的丰收。他的那双手,从12岁开始插秧割稻,已经操持过70多年的丰收。

“天喜哥,走,去田里!”他手一挥。

“天喜哥”,是当地54岁种粮大户——聂天喜的微信名。“天喜哥”称呼李伊良师父。天喜哥是全国劳动模范,李伊良是全国先进工作者,当地称他们师徒“两个劳模一条心”。

2014年3月,李伊良第一次带着聂天喜到海南育种,告诉他什么是母本、父本,聂天喜哈哈大笑:“稻谷都有公母之分啊!”那时,聂天喜对育种一头雾水。

一个出稻种,一个出稻田。师徒两人首期在1.5亩稻田里,对99个水稻亲本

尽管自信人生百年,李伊良依然清楚面临的最大难题——时间不够用。他将一些重要的亲本材料及初步配组的组合,以及毕生所学,传给聂天喜。

聂天喜说:“我本想着到60岁就不干了。有了这个师父,我还得继续干!”

从稻田里离开,我带了一枝稻穗。这是李伊良师徒培育的“常久香”稻。我掰下一粒,将晶莹细长的稻米放嘴里咀嚼,清甜的淀粉香在唇齿间弥漫。

“等新米入仓,香气沉淀到最好时,你一定要再来。”李伊良发出邀约,“我们煮一锅最香的米饭,不吃菜,干吃!”

我连连点头。唇齿间最新鲜的米香,阳光下近九旬长者的微笑与约定,都给我温暖的熨帖。

前不久,我如约而至。

稻谷早已收割完毕,一陇陇稻田在冬日的阳光里休眠。李伊良果真煮了一锅新米,迎接我的到来……



手捧沉甸甸的稻穗,李伊良用粗糙的大手掂量着丰收的分量。刘蓉 摄